

〈冠名〉

長廊兩端，一老一少邁步走向彼此。那青年人走到中年人跟前時向他請了個安，恭敬喊了聲師伯。那中年人點點頭回禮，兩人正要擦肩而去，中年人卻又回過身來，喚住了那青年人。

「燕不豫？」

「師侄在。」

「如果我沒記錯，你應該已經年滿二十了罷？」

「是的，不久前剛滿二十。」

「那麼近日可得揀個日子替你辦弱冠之禮了。」那中年人說道，又輕嘆了口氣：「本來該讓你師父處理的，但他近日老往外跑，我沒指望他記得。我再與你師祖說聲，也讓你有一個心理準備。」

「有勞師伯了。」

中年人頷首：「不過，既然年滿二十了，也該起個表字。這事我就不好越俎代庖了，記得提醒你師父這件事。」

「師侄記下了。」

「那便無事了，去忙你的罷。」

「謝過師伯。」

燕不豫行禮與中年人道別，本來想先回房休息，想了一想，又轉到師父的房門前，輕輕敲了門。

「誰啊，我忙著呢。」裡頭有人在，傳出來的聲音卻頗有不耐煩的味道。然而燕不豫早已見怪不怪，只是平心靜氣回道：「師父，我有事想跟您說。」

「……自己開門進來吧。」

燕不豫順其自然進了師父房間，平常他可沒少來過這裡——畢竟五天裡面可有三四天得是他來押著師父起床。房間一如既往地凌亂，而他師父丁浪現在窩在一張小木桌前

，正專心拿筆寫著什麼東西，並不避諱燕不豫，但燕不豫也未起任何窺看的心思，進了房間就規規矩矩立在門口，沒再往前半步。

「找我做什？」

「剛剛過來的路上遇見於師伯了。」

「嘖，遇見他準沒好事。」丁浪頭也不抬地嫌棄道：「他同你說了什麼？」

「他說我年滿二十了，該辦弱冠之禮，還有……」燕不豫頓了一頓：「他說要讓師父您給我起個表字。」

「表字？」丁浪停了動作，抬頭熟視燕不豫，然後又搖了搖頭振筆疾書：「不要。」

「師伯說，這事得要師父您來才行。」

「不就是個表字，誰來都行。你真這麼想要便去找你師祖師伯給你起，別拿這事來煩我。」

丁浪語氣並不和善，繼正式收徒後他已很少這樣對燕不豫說話了。燕不豫隱隱感到不對勁，但仍試探性地繼續說道：「於情於理上，還是讓師父起字為好。」

「我說了我不要。」

丁浪終於擱下筆，將整個身子轉過來面對燕不豫，他臉上有罕見的嚴肅表情，眉心隱隱擰起，看起來不太愉快。

他將雙手撐在膝上，仰著臉看著自家徒弟：「你知不知道，表字這東西是跟著你一輩子的。」

燕不豫點了點頭。

「表字的涵義，不外乎是說明一個人的德行、背負的目標、重視的事物、恪守的原則等等。表字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東西，你應該也明白這一點。」

「可表字若是讓別人起的，不就代表那是別人希望你成為的樣子麼？」

「這……」師父難得一臉認真看著他，讓燕不豫驀地有些茫然。雖然他覺得師父那話並不盡然正確，但也不能說毫無道理，是以一時沉吟，不知該如何應答。

「總之，自己的人生自己決定，別被他人起的表字綁著。」丁浪又回過身拿起筆了，繼續在案上的紙張書寫：「大不了你就自己起個，想想你要什麼、你期待什麼、不想忘記什麼。要是真有人問起你又不方便回答，假裝是我給你起的也行。」

燕不豫見師父又開始忙，便知道這事大致已定，不再可能有轉圜餘地。可他就是好奇，為什麼師父對這件事偏偏這麼反感，甚至比收他當徒弟更加抗拒？

「師父……」

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希望別人怎麼喊你，你對於別人怎麼喊會有什麼感受。我說太多話了，你有腳就自己走出門去。」丁浪沒頭沒腦丟了這麼一句，之後真的就不再言語。燕不豫見狀也不好再多說什麼，便摸摸鼻子，行禮退了出去。

但在關上房門的那一刻，他忽然想通了原因。

※

後來在師祖師伯的協助之下，弱冠禮舉行得十分順利。禮成後丁浪喚住燕不豫，要他到練武場去等著。燕不豫不知道師父賣的什麼關子，但倒也習慣他行事隨心所欲，便聽話到了練武場靜候。不久後丁浪就出現了，手裡握著一個長條布包，一揚手就將那布包拋向燕不豫。後者連忙伸出雙手去接，沒讓那布包落到地面上去。

「打開來看看罷。」丁浪用下巴點了點，燕不豫頷首，動手拆起布包外纏繞的紅色絲線，仔細掀開布包的四角。在鵝黃軟布中央，靜靜躺了一柄暗褐色的單刀。

燕不豫看看刀又看看丁浪，顯得有些無措。丁浪笑著對他道：「送你的了。我特地請鎮上最好的鐵匠趕工打造出來的呢，一來一往溝通還寫紙條提醒他，真夠費神。而且這用的還是上好的隕鐵，貴得我差點去了半條命。」

「這麼貴重的東西，我真的……能拿麼？」燕不豫聽了師父所言，突然覺得自己雙手捧著的東西好沉好沉。想到師父暗地裡為自己花了這麼多心思，他雖然有些惶恐，更多的卻是感動，浪潮一樣湧上他的心頭。

「就拿去罷，別的不可能給你，但刀你總用得著。」

「謝……謝謝師父。」

「不過啊，這回我可替它取名了。」丁浪話鋒一轉，用有些懶散卻又不失認真的語氣字字說來：「畢竟兵器是死冷的，沒必要為誰而活，可卻要為人所用。」

「因此這不是期望，而是告誡。你的刀，就取名作『無情』。」

丁浪看著燕不豫，仔細說道：「江湖無情，刀劍無情，你可要記住這一點。所以一旦讓刀出了鞘，你就得想好會有什麼樣的後果。」

「不豫謹記在心，謝過師父教誨。」燕不豫捧刀齊眉深深一拜，神情凝肅，將師父說的話給牢牢記下了。不過片刻後當他直起身子，卻看到丁浪搔著下巴，一臉古怪地朝他望過來。

「話是這樣說……但你不喜歡名字也可以改啦，反正是你要用的東西，我只負責幫你跟鐵匠溝通而已。總之東西我已經送你了，往後就隨便你處置罷。」他像是不知往哪裡安放雙手一樣地撓了撓頭，小聲嘀咕：「真是的，突然認真講話怪彆扭的……」

燕不豫微微一笑，雙手握緊了那刀道：「我很喜歡，謝謝師父。」